

李佩甫 蒋子龙 杨东明 赵瑜 何建明 江浩 李景田 从维熙 贾平凹 莫言
阎连科 池莉 周大新 陈建功 张欣 刘恒 王朔 叶兆言 高晓声 冯骥才
阿城 王安忆 方方 严歌苓 徐小斌 迟子建 毕淑敏 陈丹燕 裘山山 王家琦
高高 踏也 柳建伟 老鬼 李鸣生 林希 张宇 何申 徐坤 王为政 毕四海
郭雪波 胡发云 浩峰 葛均义 一合 方敏 梁晓声 航鹰 简嘉 肖克凡 卢跃刚
平 关仁山 陈源斌 王魏胜 朱晓平 高红十 鲁彦周 蒋启倩 于艾香 苗长
青 邵振国 陆文夫 南翔 虹影 白连春 王静怡 田中禾 海波 范小天 江
小鹤翔 满都麦 岳恒寿 张廷竹 刘玉堂 王旭烽 彭东明 鲍十 田东照 王
锐 赵毅衡 赵德发 邓宏顺 杨沐 冯良 彭见明 朱澄澄 谢友铤 叶梅 川
李佩甫 蒋子龙 杨东明 赵瑜 何建明 江浩 李景田 从维熙 贾平凹 莫言
阎连科 池莉 周大新 陈建功 张欣 刘恒 王朔 叶兆言 高晓声 冯骥才
阿城 王安忆 方方 严歌苓 徐小斌 迟子建 毕淑敏 陈丹燕 裘山山 王家琦
高高 踏也 柳建伟 老鬼 李鸣生 林希 张宇 何申 徐坤 王为政 毕四海
郭雪波 胡发云 浩峰 葛均义 一合 方敏 梁晓声 航鹰 简嘉 肖克凡 卢跃刚
平 关仁山 陈源斌 王魏胜 朱晓平 高红十 鲁彦周 蒋启倩 于艾香 苗长
青 邵振国 陆文夫 南翔 虹影 白连春 王静怡 田中禾 海波 范小天 江
小鹤翔 满都麦 岳恒寿 张廷竹 刘玉堂 王旭烽 彭东明 鲍十 田东照 王
锐 赵毅衡 赵德发 邓宏顺 杨沐 冯良 彭见明 朱澄澄 谢友铤 叶梅 川

中国作家

经典文库

高晓声 卷
冯骥才 卷
叶广岑 卷
阿城 卷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中国作家经典文库

高晓声 卷
冯骥才 卷
叶广岑 卷
阿城 卷

光明日报出版社

责任编辑:田军

中国作家经典文库 《中国作家》杂志社 主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北京永安路106号 邮编:10005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160印张

2002年6月第1版 2005年12月第2次印刷

印数:1-500套

ISBN 7-80145-553-3/I·65 定价:680.00元(全24卷)

前 言

文学即入学，文学即人生。文学不是历史，但往往比历史更能真实，文学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一个国家与民族文学的昌盛，才能确保有深刻底蕴的持久不衰的昌盛。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延绵不绝的文化传统的古老民族。其文学之盛更是代代相习，薪火不断。中国当代文坛，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中产生了一大批在国内外有重大声誉的优秀作品和许多文才横溢、著作等身的知名作家。

《中国作家》杂志社以宏扬新文学、新文化为己任，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让更多的读者从新时期文学的成绩中得到滋养与熏陶，特联合光明日报出版社隆重推出《中国作家经典文库》，本文学作品几乎囊括了新时期文学发展中的所有精品，是每一位文学爱好者乃至普通中国人所必读的文学范本，必将对新时期中国文坛的发展直到整合过去，指引方向的积极作用。

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直属主办的刊物，是目前中国唯一一家大型文学月刊。活跃在当代中国文坛的几代著名作家几乎都是它的作者，其权威性不言而喻，在改革开放的二

十年代里，中国文坛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优秀作家与作品脱颖而出。为了回顾和检阅二十多年来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实绩，由《中国作家》杂志社发起，光明日报出版社共同参与编撰的这套《中国作家经典文库》，如期问世。莫言、贾平凹、高晓声、王安忆、张志承、阎连科等，这些名字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是无法回避的。为当代中国把脉，用各自的方式表达种种来自民间的声音，从贾平凹西北高原上席卷的罡风，到莫言小说中齐鲁平原的漫漫田野……。篇幅之多，经年之长，文风之独特，完全可以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的参照。其资料之全，令人不得不佩服编者之精心。编者力图以宽广的视角去呈现这一领域的全貌，细心的读者也会从中发现这些资料正是二十年来中国文学变迁的纪录。全书资料的编辑以各个作家的创作历程为经，以思想为纬，编选的立场更倾向于作家的自由个体，表现出更为开阔与前瞻的姿态。

这些优秀作品与作家集合到一起，以文库的形式展现新时期中国文坛的崭新风貌，并眺望未来文学的发展道路，是新世纪之初文学界翘首已久的大事。基本涵盖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文坛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优秀作品，大批的优秀作品构成了二十年来华语文坛的扛鼎之作，经过时间与读者的历练，成为公认的传世经典，必将融入民族的血液当中。继而泽被后世。

追思往夕，感慨系之，纷纷议论，于此观止！

本书编委会



目 录

高晓声卷

觅 (1)

冯骥才卷

感谢生活 (66)

叶广芩卷

醒也无聊 (120)

阿城卷

树 王 (164)



高晓声卷

觅

我们伟大的祖国，有一块得天独厚的地方，号称长江三角洲。它不但肥沃、瑰丽、繁富；而且结构特别紧凑、坚固。前些年闹地震，闹得“全国一片红”般厉害；这儿也只是闹闹而已，并没有震起来，足见这块地皮不愧是特殊材料制成的。

莫说地震了，这地方只要下一场透雨，就了不得。那泥会烂得象糯米团子一样粘，能把人们的脚底板胶住了，前进一步很费力气，还要当心滑跤。

同聚合得如此紧密的粘土细粒一样，这里人口的密度，也算举世无双，把金奖包下了。下面讲到的范家村，就座落在这块土地上。

这范家村约莫有三百来户人家，难得有不姓范的。所以进得村来，不能叫“老范”或“小范”，一叫就会有许多人以为叫着自己，弄得一呼百应。必得叫名字。有时叫名字都不行，比如有人找范荣生，村上人就会问：是东村的范荣生还是西村的范荣生？老范荣生还是小范荣生？又比如说找范国梁，村上人又会问，是找社员范国梁还是会计范国梁？是找楼屋里的范国梁还是矮屋里的范国



梁？……问讯的往往被问得目瞪口呆。好象进了花果山，碰着了孙行者，他又拔了撮毛下来，变了许多个同他一样的。更不知道还有多少个猴子精通分身法。范家村上摆了这么个迷魂阵，陌生人测不出有多高多深多博大。

但是，如果提起范浩林和范浩泉，谁也不会弄错，因为这名字各为一人所独占，向非两人所共有。

这范浩林和范浩泉，是嫡亲兄弟，是同一个爹娘生下来的，决非冒牌货。连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都不是，硬是亲到最亲的程度。他们尽管相差九岁年纪，长相却很象。都是冬瓜头、长脸盘、高短适中，五官端正，普普通通，既无异相，也不丑陋。

尽管是嫡亲兄弟，他们的脾气，却并不同长相那么类似。这也并不奇怪，天下多有这样的同胞。别看出生于同一个家庭，具备同样的养育条件。其实再相同的条件都存在着差异；失之毫厘，差之千里，自有形成不同性格的原因。

浩林生下来的时候，他父亲范焕荣还刚和伯伯范焕良分家。他的爷爷和奶奶都还健在。爷爷范全根是个创家立业人，在小辈中有很高的威信。他拿自己年轻时代的作为，和两个正当盛年的儿子比较，就觉得他们不肖。有点看不起他们，不放心他们。细想起来，也是自己忙于创业，不曾有心力用在他们身上。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从前不管错了，所以后来就偏于严厉。虽然给他们娶了亲，成了家，倒把他们当小孩子一样管教。两个媳妇，见了公爹也怕。所谓分家，小辈是不敢提出来的。全是范全根的主意。他想趁自己还能够把小辈管住的时候，让他们练出当家作主的本领。即使不能够大展鸿图，总也要守得住阵脚。莫让自己毕生辛辛苦苦挣下来的家业，眼睛一闭，就被弄得倾家荡产。所以，这份家带有试验的性质。他把土地、房屋、农具、家具以及粮食柴草等什物，三份均摊，自己拿一份，两个儿子各一份。至于积蓄的钱财，却一个也没有拿出来。倒是他那一份额土地，又一分为二，叫儿子各拿一半去种，他老两口就由儿子轮流供养。小辈供养长辈，当然不能有意



见。但是长辈手里白花花的银元不分给他们，就觉得长辈太霸道了。儿了是见过那些银元的，虽然并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但总猜有几瓮。因为小时候就听伯叔们常埋怨范全根积了许多私房钱。现在不分就不见底，越不见底就越往多里猜，拿不到手虽然不敢吭声，但儿子毕竟是儿子，晓得父亲决不能够把银钱带到棺材里去，现在不肯给，总有一天给，将来定然会到手，耐心等着就是了。

这么一来，儿子心里很宽，知道将来有福可享，现在又何必吃苦操心！所以虽然做了一家之主，却松松垮垮，并不求上进，免强撑持一个门面，用亏了就私下借债，等父亲死后还就是了。

能干的范全根过于自信，他不能够发现自己的做法不得儿心，只看到小辈已分明摆出了一副“吃长辈”的架势，反而更加灰心；因此便寄希望于更下的一代。大媳妇陈惠莲，是个极贤良的人，连范全根都公开说她嫁给焕良嫁亏了。可惜一连两胎都是女娃，将来都是别家的人，不能做范家的千里驹。弄得陈惠莲象做了错事一样，十分内愧。范全根心里虽然失望，却不怪她，他知道自己的积蓄，迟早总要传给后代，大儿子的一份，他放心交在陈惠莲的手里。

接在陈惠莲生了两个女娃之后不久，进门不到两年的范焕荣的妻子李玉媛一炮打响，头胎就生了个大胖儿子，就是范浩泉。对于范全根来说，这就是他的长孙，是他能够寄希望于第三代的第一个实体了。按照惯例，长孙本来就在家庭中占有特殊地位，他有权利直接从祖父、母手里继承一点产业，例如“长孙田”之类的东西。所以，象范浩良这样的明白人，是能够猜到他父亲会有点东西给长孙的。是什么？有多少？就不知道了。

后来的事实表明，范全根对于长孙是特别宠爱的。甚至使做母亲的李玉媛不知所措。这李玉媛的娘家是个穷户头，兄弟姐妹又多。李玉媛又是大女儿，很小的时候就帮娘做家务，不但一般的活计都能干，连纺纱、织布、绣花都行，特别是做鞋，在地方上出了名，每扎出一双鞋底，妇女们会拿在手里传观，正面反面看上半



天，十分的称赞。范全根也是慕她的名，才不计较门第，降格要她做儿媳妇。但进门以后，有一个陈惠莲在旁边，同她一比，就比出她见识小，心眼小，气量小，不会做人。范全根就不大看得起她了，其实这李玉媛也有点反常，进了范家的门，原很自卑，想表现出自己能干罢，又常常出洋相，想不显露自己能干罢，又怕别人瞧不起她，弄得很尴尬；因此心中也有点怨恼。浩林生下来之后，固然提了她在家庭中的地位，有几个月，公婆把她宠得象千金小姐，最好东西给她吃，补她的身体。但公婆又不放心她带孩子。常常因为孩子哭了，生了些风风火火的小毛小病，就唠唠叨叨，甚至给她脸色看。她也只好受这委屈，心里边的不舒服，暗底里反而发泄在小孩儿身上，认为孩子给自己带来了许多烦恼。等到浩林断奶以后，公婆就领去亲自抚养了。一直到十岁，范全根谢世为止，浩林的童年时代，一直在爷爷的影响底下，过得非常美满。这一年，他的弟弟浩泉，还刚刚生下来。

范全根一死，家道便走下坡。当时沦陷已经一年了。社会风气极坏。范全根的两个宝贝儿子，果然知子莫君父，很快就变烂了。大儿子焕良吸毒、赌钱，小儿子焕荣吸毒又是酒鬼，两个都是无底洞。家里有什么，就拿什么出去完。号称一对完朗。焕良的妻子陈惠莲大方得出奇，不管丈夫，任他胡来。李玉媛就不同了，她好不容易高攀了范家，总指望后半生有好日子过，丈夫败家，她不能忍受，就吵闹，打架。打架当然是女人吃亏，长头发被范焕荣一把揪住了，一直揪到地上。但李玉媛不讨饶，跟他拼命。范焕荣毕竟理亏，慢慢就软下来，怕她了。便瞒着李玉媛，干起窝窝囊囊的事来——悄悄地偷，钱也偷，米也偷，织的土布也偷，真到了急处，连柴禾也偷。这也横竖不够，总是欠满一身债。到了年底，自己往外一躲，家里面天天坐满一屋子讨债的人。李玉媛对付这班债主，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哭。今大哭，明大哭，一天一天哭下去，把眼睛哭肿了，把喉咙哭哑了，连烟囱都哭倒了。孩子看着娘哭，不知所措，肚子饿了，便也哭起来。一片哀声，乌天黑地，好不凄惨。那



讨债人中间，也有心软的，便愿意过了年再说，自打退堂鼓走了。心硬的一不肯罢休，但欠债的当事人不露脸，跟女人也纠缠不清楚，几次落空，也只好忿忿地骂骂人，出口气，到别处收帐了。还有些极有韧性的，则天天来讨，似乎非要见到范焕荣不可，他们认为这是赖债的诡计，特别气愤，半夜三更，搞突然袭击，来捉“上棚鸡”。可是也落了空，范焕荣真的连晚上都不住在家里。还有一些气派大的债主，自己不上门，派了个地痞坐在范焕荣家，坐一天，要李玉媛付一天工钱，不付的话，就拿她家里的东西，连锄头、钉耙、铜勺、铲刀、碗盏都拿，决不空手回去。……直闹到大年夜过了亥时，新年的鞭炮响起来了，才结束了苦难的一幕。

就这样，李玉媛苦苦地守住家业。固然有时候也不得不卖田还些债，但不象大房焕良那样弄得年年卖田。这样一年一年下去，范焕荣欠债不还，失去信用，弄得大家看不起他，里外都不能的做人了。

范全根的老婆，年纪很大了。那里还管得住小辈，连自己的私房都被偷了许多。银元放在瓮头里靠不住，埋到地里去又挖不动土，要别人帮忙自然更不放心，只得瞒了小辈，陆陆续续换成了轻便的钞票，藏在一个缝得极精致的布袋里，挂到颈上，贴胸藏着。才算安心。这件事虽然做得机密，但日子一长，自然也瞒不过儿子、媳妇。都知道钱就在哪儿。不过谁也不知道那袋子里有多少钱，是什么样的钱。总以为是金银首饰，绝不曾想到是纸币。一直到抗战结束，国民党打起内战，老人八十一岁过世了。大、小儿子、媳妇都在场，当作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启开那个宝贝布袋一看，才知道是一大堆连手纸都不如的过期票子。这就大大增加了小辈心中的悲痛。因为他们同时受到了双重的损失。特别是两个儿子，这些年对老人有过许多指望、猜疑和误会，现在一并涌上心头，酸、涩、麻、辣、苦……十分的难过。当年他们也知道吸毒是个无底洞，但为什么对方有钱吸，总以为老娘私下贴出来给他，或者那布袋总归有指望。谁会想到老娘竟这样白白地把钱糟踏个精光。



就这样，范浩林从十岁开始，范浩泉从一岁开始，逐步品尝了生活的艰辛。父亲不成器，明显得连浩林也看得清。李玉媛教育孩子，一贯来就拿他们的父亲做反面教员。一个女人，做姑娘的时候，靠父母；出嫁以后靠丈夫；丈夫死了靠儿子。现在李玉媛不但不能靠丈夫，而且受他的害，要化心思去钳制他，进行永不罢休的斗争，那苦楚是无法形容的。她不得不把一家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才能够勉强把日子过下去。但是她也很有害怕，总是怕吃亏，总是怕有人计算他，总怕有一天会过不下去。她全力要守住这个家。等儿子长大了，她就宽心了，有依靠，也对得住他们了。不过儿子长大了会不会象他们的父亲呢？公爹当年是全家的栋梁，她靠公爹吃口荫下饭。但是，公爹死了不久，丈夫的劣性大发作，一无收拾，烂成一堆鼻涕，捞也捞不起来，舀也舀不起来。就想到公爹能干虽能干，却误了后代。光说“爹爹懒汉儿勤快，能干父母养懒虫”。怪不得秦始皇那么厉害，到了儿子手里就会失天下。

丈夫已经是这种样子了，无可挽回。儿子浩林呢，虽然小，也被公婆娇养了近十年，也惯坏了。如果公爹不死，再把他宠下去，怕将来就要跟他父亲一个样子。想着这些，可真叫做母亲的发愁啊。现在公爹死了，孩子回到自己手里，将来好便罢，不好，人家只会说是她做母亲的没教好，不会怪到公爹头上去。她可得从严管教这孩子，不能再宠他。让孩子吃点苦吧。吃着了苦头才懂得世界上的事。总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嘛！所以，李玉媛认为家道中落，浩林吃点苦，是应该的，有益的，她不心痛。浩林在成长的过程中，大概也真全亏这样，才发展得比较正常。他从爷爷那儿养成的脾性，被后来的生活和母亲的管教驯和了。尔后办事，高低长短，都还得体。

可是，李玉媛的思想，又极其矛盾。她对小儿子浩泉，就截然不同了。她觉得老天爷是那么不公平。一样的孩子，一样是她生下来的。为什么浩林生下来就有得福享？浩泉生下来就应该吃苦。李玉媛很心痛，觉得自己对不起这个小儿子，欠了这小儿子的债，不



知道怎样还他，也不知道怎样才能还清。浩泉很小的时候，李玉媛就常常亲昵地拍着他的屁股浩叹地说：“小乖乖啊。你投胎投晚喽，你是在哪儿耽搁了的呢，错过罗！你那里及你哥哥运气好，生下来就一直跟着爷爷享福，你命苦啊！”

后来，家里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三天风，两天雨，夫妻间吵闹当饭吃，每日里大起大落，感情激荡，如“文化大革命”一般。李玉媛哭哭啼啼搂紧浩泉喊着：“苦命哇，苦命哇……前生作了多少孽，要在今生遭灾殃！”那哭喊声叫人听了发颤，真能把别人的心都撕碎了。

母亲的爱心是无限的，尽管在这样的情况下面，还尽量想让小儿子的童年过得美满些，做团子的时候，把拌在青菜馅里的碎肉或油渣拣起一些，包几个馅心特好的团子，做了记号，蒸熟了给浩泉独个儿吃。煎饼的时候，煎几块加油的饼，两面煎得黄澄澄，也专门给浩泉吃。难得上街买点好吃的东西，就藏着，晚上睡觉的时候，塞在从被窝中伸出来的浩泉的小手里，还低声嘱咐说：“不要告诉你哥哥。”

“为啥？”

“总共只买这一点，给他看见了，又要剥你的份子。”

小孩子不懂，说：“不好再买吗？”

“这是金贵的东西，多买谁买得起。不是地里的青菜呀！能买了大家吃吗！”

小孩子的心肠好，又说：“哥哥没有吃，要馋的。”

“他从前吃过许许多多。”李玉媛安慰小儿子说：“他和你比，早就吃过头了，都吃厌了，还馋吗！再说，他又不晓得，就想不着，馋什么呢！”

于是范浩泉独个儿享用了，心安理得。

不几年，哥哥浩林就长成大小子了，家里田里，什么事情都干。小学毕了业，就不再上学，当了母亲最得力的劳动助手，干得一天到夜都没有休息。母亲看了就高兴，觉得大儿子不会走他父亲



的道路了。但是小浩泉读到小学四年级，李玉媛还不让他帮着做点事。小孩子好动，从学校里回来吃饭，看见哥哥田里回来一身汗，母亲不叫吃饭，却先叫他扫地，便也拿了条帚在旁边帮着扫。李玉媛走来看见了，一把夺下他的条帚，心痛地骂孩子说：“你嫩青的骨头，豆芽菜似的，经得起做吗？做坏了，会害你一生呢。”

家里养了两只羊，刈草原本是小孩子的事，浩泉的同学，放学回家，合伙儿背着草篮，拿着镰刀上田埂去。这对浩泉当然有很强的诱惑力，母亲不许，他也得偷偷溜去。但是母亲看见了，总要拉住他不放，怕他是病了，割破手脚了。孩子这么小，为什么就要受累啊！他哥哥浩林当年还被公爹宠着要月亮就得有月亮呢。

对于浩泉，李玉媛的心是那么善良，那么关切，那么慈爱。对于浩林，又何尝不是这样呢，也纯是出于一片爱心。虽然是严厉了一点，苛刻了一点，但这是为了接受教训，教好他呀！哪一个不是母亲身上的肉？心眼儿怎么可能对一个好，一个坏呢！

不过，也就是这么一些平凡细小的事情，便使兄弟俩的心上长出的那棵树显出了区别，他们的性格从这里分野。有人说浩林是他爷爷全根教出来的，浩泉是他母亲教出来的。浩林的性格是慷慨型的，浩泉的性格是吸收型的。其实尽是胡扯，天下哪有如此简单的事，社会怎样形成一个性格，种种复杂的因素是无法分开的。不是切蛋糕，一刀两块。

二

人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也许是很不平凡的。但过惯了，不平凡也就变得平凡了。所以不必夸大其辞、言过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通常过的总是一连串平凡的日子；工作、学习、吃饭、睡觉、进行社交活动和料理家务，如此而已，很少值得一提。中学生天天日记，最苦的就是找不着材料。这倒是实情。这才是正常的生



活。如果经常发生剧烈的变化，掀起疯狂的激动，那么，地球就会吃不消，会象西瓜一样碎成几片。那可不甜，也不解渴。谁也不需要，还是让它自在地旋转吧。人们习惯于自然和平凡的生活，所以并没有每天都发生值得记下来的东西，只是过了若干时候，偶一回首，蓦地觉得起了大变化，竟是如此的不平凡。

所以，写小说也总要跳过许多平凡的日子。

这范家的情形，除了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孩子越来越大，母亲越来越操劳，失去威信的父亲范焕荣越来越沉默，沉默得会多少天不说一句话，沉默得使别人习惯了不同他说话（因为他总不回答），只有偶然吃了过量的酒，才杂七夹八地胡扯个没完。解放以后，严禁吸毒贩毒，范焕荣这些人想吸也买不到了，以前总当戒毒要戒死人，现在都戒掉了，都没有戒死，有的成了响当当的劳动力。不过范焕荣并不曾重新硬起腰板来，他从前过分地消耗了自己，过早地衰老了。其他就普普通通，没有什么特别，也没有什么可被当作新闻。一直到一九六二年范浩泉向范浩林坚决要求重新分家，才引起了人们的某种注意，带出了一串回忆。

那一年，范浩林三十四岁，弟弟浩泉二十五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第十三个年头。这十三年里，范家村上的人，也和全国人民一样，虽然缺乏经验，但是勇敢地去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确有许多可歌可泣的壮举。他们刚刚度过了三年困难时期，萌发出复苏的苗头。道路虽然曲折，前途总是光明的。

说也凑巧，这一年，刚巧也是范浩林和陆存秀结婚后的第十三个年头。假使当年国民党不跑，这个婚就结不成。因为范浩林就得跑——跑壮丁。他逃在上海做零工、打游吃。国民党跑了，范浩林就不用跑了，就回来成亲了。所以，他们倒也算是一对地道的解放夫妻。只可惜生儿育女，都必须有十月怀胎的阶段。他们的大儿子，虽然提个名字叫先来，也不曾在一九四九年就生下来。比那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龄人，小了一岁，未免英雄气短，少了一句可以说的豪言壮语。接着，先来便有了弟弟正来，正来又有了小弟再



来。再来之后，又添了一个女娃叫好妹。男女齐全，真是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家子过得很热闹。不管锅里烧的是稀是干，是荤是素，都能够趁热吃掉。尽多尽少，拿来就是。当时总觉得，一对夫妻，生下三男一女不算多，因为多惯了，不是叫“鱼龙多子”吗！况且好妹生下来之后才开始大跃进，原可以再生几个放卫星的。遗憾的是负担太重，养不得了。而且房子也挺紧张，再养，要叠罗汉了。

提到房子，在范全林时代是很宽敞的。范全林亲兄弟三人分开的时候，各人分到八间房。分开以后，范全林还陆陆续续造了几间，改建了几间。到焕荣和焕良分家时，好好坏坏，拼拼凑凑，折算起来，还能有六间一家。并不算紧张。焕荣的房子，一共是两间厅屋，一间楼屋，一间半平房和合并在一起共有八步的双侧厢。但是布局都极零乱，那间楼屋拖在两间厅屋东边一间的后屋，象一个生偏了的大尾巴，歪在一边。双侧厢的檐头朝东，横生在厅屋间的前檐，小小的山墙，挡住了西边那间厅屋朝南天扇窗格中的四扇。至于做柴屋和畜舍的那一间半平房，则脱离厅屋二十多米，另外生在一处。这些房屋，除开那个双侧厢外，同别人家同墙合山头，穿了连裆裤似的，一家很难单独进行拆建改造。这种既零乱又粘结的状态，就是一代一代兄弟们分家分出来的毛病。虽然祖祖辈辈，想努力为子孙造福，无不以造几间房子为光荣。人死了，房子留下来了。子孙住了，指着房子再告诉后代说，这是上代某某手里造的。不容易呀，光是做粥菜的黄豆，都吃掉三石呢！

这就是这块色彩绚丽的江南平原上祖先们为自己创造的树碑立传的方式。

“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真是不错，祖辈的荫德，实在是不该忘记的。但后人之多，并非祖宗始料所及。往往弄得大家要去树下纳凉的时候，竟被挤出汗来，甚至打出血来。

自然，范焕荣家还不至于弄到这步田地。他虽然败家当卖过田，但房子一点没有动，被妻子霸住了。大儿子范浩林结婚的时



候，弟弟浩泉还只有十二岁，人中上的鼻涕垢还没有揩干净，要做“皇帝”的话，坐在金銮殿上还要跌筋斗。多了一个嫂子，做母亲的也决不会替他们兄弟分家的。父亲没有用，母亲强熬也是女流之辈。做弟弟的总归要靠哥哥带领才会出头，自然应该在一起过日子。况且，娶亲是要花大钱的，浩林娶亲，是公内（即还没有分家时）的钱，那么，浩泉也应该娶过亲才分家，这才公平。

当然，事情总是要起变化的，小孩子到了十二岁以后，就象树一样长得疯快。至于青年人结了婚繁殖后代，只要允许，那就比做衣服还容易。到了一九五三年，范浩泉就满了十六岁。老话总说：“男子十六，扛车捐轴。”最重最大的农具都能摆弄了，那就算已经能够独立。从外表看去，也确实象个男子汉了。而且话脱脱是一个小范浩林，不过嫩些，不大爱说话，走路喜欢低着头，一副沉思的样子，看上去不糊涂，是个会动脑筋会过日子的人。

这时候，这个大家庭（所谓“公内”）已有了三代人马，七口人。第一代是范焕荣夫妇，第二代是范浩林夫妇和小叔浩泉，第三代就是先来和正来。先来毕竟还是先来，他赶上了土改，土地证上，在他名下有一亩六分田（这就是平均数），正来就迟生了三个月，没有了。他们家的土地，以前是超过人口平均数的，好在焕荣败掉了几亩，已经够不上平均数了。假如正来也能赶上分田的话，就可以补进，迟了，就只好落空。不但如此，眼看陆存秀的肚子又微微往外凸、分明不久就又要增加一个不带土地就出娘胎来的无产阶级，那就显得麻烦了。

做小叔子的，因为自己年纪还小，童年的生活还那么靠得近，还十分亲切。看着一个个侄儿生下来，先是哇哇哇的不知所云，然后呀呀学语，然后摇摇摆摆如鸭子般学步，他觉得很有趣，很熟悉，就象他们在代替自己复习功课一样。倒也还不曾认真去想别的。但是范家村上，也有各种各样好事的人，喜欢在背后议论别人的长矮，既不存什么坏心眼，也并不想沾什么光，仅仅是一种发表欲。发表的内容也不涉及政治，又是私下口传，黑字不落在白纸